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六回 田家僕為國籌餉

堪笑佳人枉自磨，捉生替死計還多。富翁慣做便宜事，買得雞兒換了鵝。

卻說張一媽與夫人商議停當，走到吳氏臥房，來催吳氏梳妝。原來吳氏，自與韓解元相會，滿心歡喜，又知道吉期甚速，獨自一個收拾收拾，就聽得周氏弔死，他也不管。等得一媽來到房時，他已梳妝停當了。一媽見了說道：「吳奶奶果然賢惠，知道吉期到了，早已梳妝停當。」言話之間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花燈燦寶。田家僕從，擁著一乘彩轎，來到中堂。一媽扶了吳氏，歡歡喜喜上了彩轎。田家僕從，一班來人抬了新人，吹吹打打，抬到田家。笙歌嘹亮，寶燭輝煌。田北平依然照常行禮。

兩人一面交拜，一面偷看，各自驚訝。行禮已畢，北平道：「你們眾人都出去。」只有一個丫環伴著新人，餘眾俱已出去了。

北平背地說道：「好奇怪？昨日相的時節，沒有這樣齊整，怎麼過得一夜，就豔麗了許多。難道我命裡，該娶標緻的老婆，竟把丑的都變好了不成。昨日相的，是黑溜溜，尋常的阿婆，今日竟變了個白皎皎可人的嬌麗。且莫說這態度嫣然，不像昨日那般老實，就是臉上的皮肉，也細嫩了許多。為甚麼肌膚顏色，一切光而且膩。哎！天那，我田北平，前生前世造了甚麼孽，只管把這些美貌的婦人來磨難。我似這等越風流受折磨，遭雲障，竟要到何時，方才消得孽障。且住，我昨日去相的時節，當面與他說過的，他情願跟隨我，今日才嫁過來，為甚麼又從頭慮起來了？不要怕他，放開膽來，去同他對坐。」吳氏心裡暗想道：「好奇怪的事，昨日來相我的，是那韓解元，好不生得風流俊雅，為甚麼換了這個怪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這分明是媒婆與大娘串通了這的鬼計，見周氏死了，沒人還他，故此捉我來替周氏嫁他了。這個機謀設得果然奇，遣死妾硬將生的來替。我只道是入繡幃，做百年的佳偶，誰知道盼神仙，忽然遇了魃魅。既然自不小心，落了人的圈套，料想這個身子，不能夠回去了。就與這俗子吵鬧，也是枉然。須要想個妙計出來，保全了身子，依舊回去跟著唐郎，方才是個女中豪傑。不須皺眉，不必垂淚，且歡歡喜喜，做個才人辯解圍。有個妙計，在這裡了，不但保全身子，還可以騙得脫身。」坐轉來冷笑，對北平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就是田北平麼？」北平道：「正是。難道別一個好同你對坐不成。」吳氏道：「這等我再問你，昨日那個媒人與府上有甚麼冤仇？切齒不過，就下這樣毒手擺佈你。」北平道：「沒有甚麼冤仇。他替我做媒，是一片好意。怎麼叫做擺佈我？」吳氏道：「你家就有天大的禍事到了，還說不是擺佈。」北平聽了，著一驚道：「甚麼禍事，快請說來。」吳氏道：「你昨日相的，是那一個人，可記得他的面貌麼？」

北平道：「我昨日相的沒有娘子這樣標緻，正有些疑心，難道另是一個不成？」吳氏道：「卻原來你相的是姓周，我自姓吳，那個姓周的，被你逼死了，我是來替他討命的。」北平大驚道：「這這這，是甚麼原故？」吳氏道：「老實對你講罷，我們兩個都是唐老爺的愛寵，只因夫人妒忌，乘老爺不在家，要打發我們出門。你昨日去相他，又有個解元來相我，一齊下了聘，都說明日來娶。我兩個私自約定，要替老爺守節，只等轎子一到，雙雙尋死。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了些，轎子還不曾到，竟預先弔死了。不知被那一個漏了消息，也是那韓解元的造化，知道我也要死，預先把財禮退了回去。及至你家轎子到的時節，夫人叫我來替他，我又不肯，只得也去上吊。那媒婆來勸道：你既要死，死在家裡，也是沒用。田家是個有名的財主，你不如嫁過去，死在他家裡面，等得老爺回來，也好說話。難道兩頭人命，了不得他一分人家。故此我依他嫁了來。一則替丈夫守節，二則代周氏伸冤，三來問你討一口好棺木，省得死了在他家，盛在幾塊薄板之中，後來要拋屍露骨。我的話已說完了，求你早些備我的後事。」北平聽了，垂頭喪氣，連叫幾聲：「哎呀！竟有這等的事。」吳氏道：「既把真情告訴了，求你快把善念，早施衣裳，定要新鮮做殮身，勿把金珠來可惜。屍體切莫葬在你家地裡，且向庵場內寄住，少不得要扶梓還家，與那未死的唐老爺同穴。」說完遂解腰間的帶子，繫在頸上自勒。

北平與丫環見了，連忙向前解救道：「新娘耐煩些，快不要如此。」吳氏做個不聽，又勒。北平道：「不好，大家都來救命。」對宜春說道：「你去靜室裡，把那看經念佛的，都請過來，好一齊扯勸。」宜春答應去了。北平道：「吳奶奶，唐夫人，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為甚麼做定圈套，上門來害我。如今沒得說，轎子還在廳上，送你轉去就是了。」吳氏道：「你就送我轉去，夫人也不肯相容，依舊要出脫我，我少不得也是一死，不如死在這邊，還有些受用。」北平下跪求道：「吳奶奶，唐夫人，是我姓田的不是，不該把轎子抬你過來。如今千求萬求，只求你開條生路。」吳氏道：「你若要我開生路，只除非另尋一所房子，把我養在裡面，切不可來近身，等唐老爺回來，把我送上門去，我自有好話為你，或者連那場人命，都解散了，也不可。」北平磕頭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萬代沾恩。既然這等說，不消另尋房屋，我有一所靜室，現在家中，送你過去，還有兩位佳人替你作伴，少不得也就會過來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鄒小姐與何小姐二人，一同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新聞詫異，一樣文章，做法各奇。」北平指著兩個小姐，對吳氏說道：「他們兩個就是靜室的主人，你同他過去就是。我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去壓驚了。只說三遭為定，誰知依舊成空。不如割去此道，拚做一世公公。」

吳氏見北平出房去，遂與二位小姐相見，問道：「請問二位仙姑，是他甚麼親眷？」鄒小姐道：「新娘不消問得，你是今日的我，我是前日的你。三個合來，湊成一個品字，大家不言而喻罷了。」吳氏笑道：「原來二位姐姐也是過來人。這等說起來，我們三個原該在一處的了。那所靜室在那裡，何不一同過去？」鄒小姐遂起身先走，說道：「浮生共多故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聚散喜君同。」吳氏道：「也願持如意，長來事遠公。」三人一同走到靜室，吳氏禮拜佛菩薩畢，遂轉身舉目，四圍一看，說道：「好一所靜室。有了二位雅人在此，為何不命一個齋名，題一個匾式。」兩個小姐說道：「匾額倒做了，只是想不出這幾個字來，就借重新娘罷。」宜春研好了墨，取得匾額過來。吳氏道：「我們三位佳人一同受此奇厄，天意真不可解，總是無可奈何之事。就把奈何天三個字，做了靜室之名罷。」鄒何二小姐道：「妙絕，妙絕。只消三個字，把我們滿肚的牢騷，發舒殆菴就煩妙筆寫起來。」吳氏舉筆，一揮而就。

鄒氏背後對何氏說道：「我與你一個有才，一個有貌，總不及他才貌兼全，況且才貌兩樁，又都在你我之上。這等的佳人，尚且落在村夫之手，我們兩個一發是該當的了。」何氏道：「正是。」吳氏道：「我們三個不約而同，都陷在此處，雖是孽障，也有夙緣。不但該同病相憐，還要同舟共濟才是。等得唐郎到家，他送我回去的時節，待我說與唐郎知道，或者連你二位，也弄得上去，不致久沉地獄，也不可。」鄒何二小姐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荊今宵又作同心會，禪牀上再添一被。竟把普天下的奇冤，湊作一堆。」

說分兩頭。卻說田義，自從離了主人，別了兄弟，押著銀鞘前往邊疆處所，犒勞窮兵。一日催促人夫上進，路途之中，說道：「這西北路上響馬最多，這銀子不比別樣東西，時時要防盜賊。俗語道得好，耽遲不耽錯。寧可早宿晏行，多走幾個日子。故此來了幾月，才趕得一半程途。哎！我一路行走，只見有報警的南來，不見有解糧的北走。那邊庭的虛實，不問可知了。須要急急的催糧人夫，趕去才是。正是：軍前兵將歎絕糧，途中行人恨路長。來到此間，乃是打中伙的所在。大家買些酒飯吃飽了再走。店主人在麼？」店小二聽得呼喚，即忙出來道：「原來是解邊餉的，請問長官，還是用酒，還是用飯？」

田義道：「酒飯都要快些取來。」小二對眾人夫說道：「你們另有下房，到裡面去坐。」只見兩個邊軍，一個背了黃袱，一個插了令旗，一同馳馬而來。一個說：「背封告急，報邊城喪。」一個說：「釐軍糧，我這裡力盡筋疲，舌敝唇焦，並不見些兒餉。我們一路行來，人也倦了，馬也餓了。有個酒飯店在此，和你打個中伙再走。」二人一同下了馬，走入店中，解下令旗包袱，同田義三人見了禮，一同坐下，小二送了酒飯，三人一座飯食。田義問道：「請問二位，從哪裡來，往哪裡去，奉的甚麼公差，去甚麼公幹？」這個說道：「咱是巡邊御史之差官，齎表進京的。這一位是同衙的朋友，差往各路催軍餉的。」田義道：「既從邊上來，自然知道軍情虛實，不知近日官兵打仗，勝敗如何，請見教一番。」差官道：「邊庭虛實，官兵情狀說來易使張皇。那女兵雌寇比

男軍□倍囂張。」田義道：「這等說來，竟是女寇了。難道這些官兵就敵他不過。」差官道：「南邊寇定，北寇勢雄。俺這裡的兵將，俱將來折荊」田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足下所資的文表，想來就是告急的麼。」差官道：「正是。不能夠從容細說流民狀，只好在馬上封題急就章。所悲的是喪亂，所求的是安壤。念軍民都把雲霓望，怎能乞得天兵早降。」田義又對這個差官問道：「足下一路催糧，可曾有幾處解去麼？」這個差官搖頭道：「那些官兒也沒奈何，只得吞聲無措，皺眉相向。這文牒盡是空的，只有這個民間虛實，何須更說封疆。」田義道：「這等說，請問邊上的米價，貴賤何如？若有銀子給與邊軍，他還買得出麼。」差官搖頭道：「錢如灰土，米似黃金。就解了銀錢去，也難充饑。」田義背地暗想道：「萬一這些銀子，解到那邊濟不得軍需，卻怎麼處。」

轉身又問道：「還要借問一聲，譬如銀子的人，在這裡買了糧米，載到邊上去賣，可有些利息麼。」差官道：「多便不許，三倍利息，是拿的穩的。」二差官說道：「咱們有軍務事，比不得他們，先起身去罷。叫店家快來拿錢。店小二走過來，我清了賬。」兩個差官別了田義，一同上馬去了。田義道：「照他講來，邊上的米價是極貴的了。我□萬銀子，竟該換買糧米載去。只是一件，這批文上面寫的是餉銀，不是糧米，萬一邊上的官府，見與批文不合，不肯收起來，卻怎麼處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不妨，就是他不收，要變做銀子也容易，賣與邊上的百姓還多出兩倍利銀，又與朝廷做得許多事業。這有益無損的事，為甚麼不做。我如今趨行前去，到了米賤的地方，竟買了裝載前去就是。主意已定。店家走來，店小二將內外的酒飯錢，一一找清。田義催遣人夫，抬了餉輜，自己上馬而去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唐經略奉旨征南，已經報捷。朝廷又遣他北征，不日就回往家中。經過唐家，一個老院說道：「人情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行到水窮時，依然山色現，我家老爺自從奉了聖旨，往邊疆赴任，殺敗男軍，建了許多功業。正想內召回京，不料北方界上，又有女寇侵擾，朝廷加了品級，又命他經略北邊。今日便道還家，好生得意。只是一件，他心上最愛的，是那兩房姬妾，一個被夫人逼死，一個賣與田家。此番回來，不但夫人受氣，連我這知情的管家，只怕也難逃罪譴。還虧我預先識破，瞞了夫人，密密的寫了個稟帖，寄與老爺，辨明了心跡。或者自首免罪，也不可。我如今不等到家來，在這驛前等候，少刻上船，定有一番問答。趁夫人不在面前，好講他些不是。一來卸干係，二來獻慇懃。有理有理。」

且說田北平，自從娶了吳氏，吳氏要死，他再三求個生路，吳氏說等唐老爺回來，送他回去，除此再無別路。故此終日打聽唐老爺消息。聽得唐老爺便道回家，猶如得了恩赦，連忙備了□兩銀子，去尋唐家老院，直尋到驛前。老院見了田北平，便道：「你是田大爺為何也到這裡來？新夫人好麼。」北平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今日此來，正是送還原物。要你做個通事的人。」

老院道：「為甚麼緣故？」北平道：「說起話長，少刻回你細講。聞得唐老爺將到，我急急走來尋你，說你到驛前來了，只得又趕到這邊。少刻送你上門，全要仗你幫襯。只要收得進去，就是一樁好事了。有□兩銀子在此，你權且收下。等收了之後，還有重重的謝儀。」老院道：「多謝。只是一件，老爺到家之後，你送他進來，少不得他說一句，夫人也說一句，老爺又是懼內的，未必肯依他講話。不如叫一隻小船，先送到驛前。等候老爺的座船一到，就跳將過去。只有他講話，沒有別人應嘴。這個原告，就要讓他做了，何等不妙。」北平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妙絕妙絕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就去接了他來。快走快走。」

一直回家去了。老院笑道：「妙妙妙。又得了別人的錢，又討了家主的好。這件便宜事，是落得做的。我且在驛裡坐一會，等他的小船來，一同接上大船去便了。」不一時，只見北平接了吳氏，坐在小船裡面，撐駕到驛上來了。老院公也上了船，對北平道：「我和你慢慢接上前去，免得在此坐等。」北平道：「這個極妙。」行不上數裡，只見一班官船，吹吹打打，順流而來。

卻說唐子才，在船內歎道：「我唐滢，自從在邊疆奏捷以來，蒙聖恩加銜進職，寵眷非常。只是不容我驟解兵權，稍圖休息。近日又因北方告警，特賜上方之劍，假以便宜，命我星馳赴剿。一路行來，已是家鄉地面，少不得要暫駐旌旗，略停車馬。這是一件。前日家人有稟帖寄來，說周、吳兩妾，不為妒婦所容，一個嫁在民間，一個死於非命。我今日回家，倒也有些難處。若置之不問，又無此理。若還爭鬧起來，勢必至於夫妻反目。使外人談論起來，甚是不雅。這件事，還該怎麼樣？」心下思想了半晌道：「也罷，古人為國忘家，曾有過門不入之事。不若竟以邊報緊急為辭，一個親人也不見，揚帆而去，有何不可。叫左右吩咐頭舵，說近日邊報緊急，不便羈留，就到了自家門首，也不許灣船，竟揚帆而過便了。」眾船家領命不題。

卻說田北平同了老院，駕檣相迎。正是單檣不如雙檣快，大船怎似小船輕。近了官船，老院道：「吳奶奶，我先上船去，你隨後過來。」老院跳過船來，見了主人道：「家人磕頭。」

子才作色道：「你想是來辯罪麼？家中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不消再講，你回去罷。」老院道：「稟老爺，吳奶奶在小船上，要求見老爺。」子才道：「他是嫁出去的人了，為甚麼又來見我？回他說，不消。」老院出來，對吳氏說道：「老爺不肯相見，你自己過來。」吳氏過船，見了子才，大哭道：「我的老爺阿，你便去做官，害得奴家好苦也。無限別離情，甘受牢籠。怎奈大娘勢不相容，命短的做了離魂倩女，命苦的做了琵琶別弄。還虧我完全趙璧，不愧蘭家功。」子才冷笑不理。吳氏背面想道：「呀，他是極愛我的。怎麼今日見了，忽然冷落起來。哦，是了，他在眾人面前，不好親熱我，故此假裝這個模樣，待我走進後船去，他是然跟了進來。」遂往後艙走去。子才道：「住了，你是個知書識字之人，難道『覆水難收』四個字，也不知道麼？我且問你，你當初既要守節，為甚麼不死？豈有嫁到別家，替我守節之理。請問這貞節坊，還是朝西朝東。你的心事我知道了。不過因那男子醜惡，走錯了路頭。故此轉來尋我。若還嫁了韓解元，只怕到此時，就拿銀子來贖你，你也未必肯轉來了。多虧得村郎相丑，今日才與你再相逢。田家有人在這裡麼？叫他快來領去。」老院道：「娶他的男子，現在小船上。」子才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老院出艙相喚。北平道：「他要難為我，我不敢進去。」老院道：「一團好意，快些過來。」北平走過船來說道：「唐老爺在上，當初。」子才止住他說道：「那些原委，下官都明白了，不消說得。雖然是妒婦不好，也因只兩個女子，各懷二心，所以才有周氏之死。是他自己的命限，與你無乾。至於此婦之嫁，實出奸媒的詭計，也是你們兩個前世有些夙緣，所以無心湊合。下官並不怪你，你可速速領他回去。」北平道：「多蒙唐老爺大量，不怪小人，也就感恩不盡了，怎麼還敢要他。就是領了回去，也是不肯成親，少不得又要尋死。這場禍事，是逃不脫的。倒求唐老爺開恩，饒了小人罷。仇將恩報，是難得的。怕的是恩澤裡面變出仇來。擅取老爺的愛妾，逼死老爺的寵妾，這兩件大罪，也夠得緊了。既蒙包容了兩件，就是皇恩，也赦不到第三重。」子才道：「如今的局面，與前番不同了。有下官做主，還怕他做甚麼。」

對吳氏道：「你走過來，聽我說幾句話。俗話道得好，紅顏女子多薄命。你這樣女子，正該配這樣男子。若在我家過，是這句舊話就不驗了。你如今好好的跟他回去，安心貼意做人，或者還會生兒育女，討些下半世的便宜。若還吵吵鬧鬧，不肯安生，將來也與周氏一般，是個樑上之鬼。莫說死一個，就是□個，也沒人替你伸冤。我勸你，莫怨他人莫怨我，且要怨你的命該如此。不是我男兒薄倖，皆是你紅顏命裡。老院，是你引他進來，就著你送他回去。」對北平道：「怨不送了，吩咐船家，快些趕路。」

北平與吳氏老院三人，一回過了小船。只見唐老爺船上鳴鑼吹打，開船去了。老院道：「吳奶奶，老爺說的其實是好話，你句句都要依他。從此以後，安心樂意結成親。若是失意的時節，就要想著老爺的話。吵鬧有何用處？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就到門首，三人一同上岸。老院道：「你們好好的做親，我回去了。」

北平與吳氏進到廳堂。吳氏向靜室走。北平扯住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。」吳氏道：「到靜室裡去。」北平道：「如今去不得了。我起初不敢成親，一來被人命嚇倒，要保守身家。二來見你忒標緻了些，恐怕啣氣。如今屍主與凶身當面講過，只當批下執照來了，還怕甚麼人命不成。就是容貌不相對些，方才黃甲進士，親口吩咐過了，美妻原該配丑夫，是天公做下的例了。沒有甚麼氣啣，請依直些成了親罷。」吳氏背自說道：「這怎麼處。我還要弄些圈套出來，當不得唐郎那幾句話，把我的路頭都塞斷了，沒奈何只從他。」對北平道：「做親便替你做，要依我三件事。第一件，一房要鋪兩張牀，你睡你的牀，我自睡我的牀，不許過界。第二件，房內將好香燒上一爐，免得我聞臭氣。第三件，做親須要正經，不可糊塗無禮。」北平道：「房內燒香，大家聞些香味，這到使得。若這兩件，又是難題目了。呀，我如今還怕甚麼。叫丫環把成親的花燭要點亮些，合盞的酒要淺斟些，我如今是光明正大

的新郎，比不得前番兩次在那暗裡偷雞，醉中拿賊的了。小心伺候。」丫環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北平摟著吳氏入房。丫環送酒進來，兩人吃了幾杯。

北平叫丫環退了，閉了門，去扯吳氏上牀。吳氏道：「我還要吃酒。」北平道：「不要吃醉，沒趣。」吳氏道：「吹滅了燈也罷。」北平道：「吹滅了燈，越發沒趣。」兩人調情興動。

吳氏也是久未見水，酒轍之魚，被唐子才說冷了心，不覺興頭，又說道：「方才說過了。你睡你的牀，不許過界。如今又來沒正經。」推開北平。北平道：「若是如此，怎麼叫做成親。依直些，不要作難。」吳氏道：「我也經不得你歪纏，只許此一次，下次切不可來纏了。」二人摟抱上牀，半推半就，兵起戈興，雲雨已畢，交頭而睡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